

楔子

“我已经观察你好久了。”尤戈坐在硬木桌的边缘，动作时带动身上的布料摩擦发出轻微声响。他跷起二郎腿，贪婪地吸了一口烟，宽厚的胸膛随之上扬，撑得黑衬衫绷紧了纽扣，又随着烟雾的呼出而再度落下。混合着烟草和香草气味的烟雾在屋里蔓延，又苦又甜。

他笑了笑，审视着跪在面前的人。

“就这么个臭小子，还能坏了我的事……”他说道，然后见俘虏因紧张而绷紧的上身朝自己声音的方向猝然一动。“格雷戈，把他的眼罩摘了。”

在场的五人中，有一名身着宽松黑色西装的壮汉，一直平静地看着这一幕，仿佛这是一场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日常互动，而他早已见怪不怪。此刻他上前一步，手飞快地伸向俘虏的后脑勺，解开了结。

黑色的眼罩滑落，但俘虏并未抬眼。他紧咬下颌，咬肌都鼓了起来。

尤戈用中指和食指捻着烟，微微摇晃着脚，笑了。他打断蔓延的沉默，命令对方：“跟你说话的时候，看着我。”

站在俘虏身后、双手插袋的格雷戈身形一动，军靴融进尤戈投下的颀长黑影中。他抓住跪在地上之人的头发，把后者的头拽了起来，露出一张伤痕累累、满脸干涸血迹的面孔。俘

虏的双手被铐在身后，血从他嘴角处的一道狰狞伤口中渗出，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烁着。

“去你妈的！”俘虏怒骂。格雷戈扯着他的头发，迫使他拱起背，一拳打在他脸上。尤戈呵呵一笑。俘虏的身子向前一颓，他把脸别向左边，啐了一口血。

“真没礼貌。我已经很客气了，还请你来我家做客。”尤戈闲适地哼哼，把烟屁股摁熄在烟灰缸里。他跳下桌子，向他的猎物靠近。

俘虏驼着背，看着地板，指节泛白，脖子上的血管突突跳动。尤戈轻蔑地嗤了一声，像之前属下那样抓住那人的头发，把他的头拽起来。

“库恩·莱利斯——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警探。”尤戈勾起嘴角，露出刻薄的笑容。“可惜啊，永远也活不到二十五岁了。”

库恩把仇恨的目光对准了绑架自己的罪魁祸首，朝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尤戈猛地往后一缩，气得嘴唇发抖，表情变得狰狞。他集起浑身所有自制力，才没有一把将库恩的头颅砸碎在地板上。他用手背擦去脸上带血的唾沫，语气阴森地喝令手下：“出去！”

房间里的人在几秒内就走光了，只剩下尤戈和遭到殴打的警探。

“挺了不起嘛，是不是？”他蹲下身子，咬着右手拇指的边

缘，细细打量着库恩的脸。

即便这个年轻人脸上布满伤口和瘀青，尤戈也能看出他有多英俊。他的栗色短发凌乱地支棱起来，摸上去应该很柔软；额头又高又饱满，剑眉下一双灵动深情的深棕色眼睛。眼下他挑衅的眼神正对上尤戈的目光。直挺的鼻梁、倔强的下巴、棱角分明的颧骨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这幅肖像。

看着面前的年轻人咬牙切齿的样子，尤戈不禁将犬牙更深地咬入拇指里。对方被打烂的嘴角肿了起来，应该很痛吧。

“唔……”尤戈舔舔拇指伸过去，慢慢打着圈将对方肿胀嘴唇上的血印抹去。库恩猛地仰头，咬紧双唇，试图避开恶徒湿漉漉的手指。他眯着眼睛，蹙起眉头。嘴角的伤口裂开了，流出更多鲜血。

感受到俘虏身上传来的烦躁，尤戈微笑着贴近警探，迫使他抬起头来。他用舌头撩过库恩的嘴唇，舔掉一缕鲜血。库恩恶心得表情扭曲了，他浑身颤抖着想把脸转过去。

“我们可有乐子寻了。”尤戈许诺道，舔掉自己唇上的铁腥味。期待的心情在他胸口抽动着，唤醒了他的好奇心。他转过身去，叫道：“格雷戈！”

门“吱呀”一声开了，壮汉走进房间。

“打他别再打脸了。我想看到他的脸完全愈合。把他带到地下室去。”

## 第一章

负责押送的人虎背熊腰，几乎挡住了库恩的全部视线。他只能瞄到一连串的门，宽阔豪华的楼梯，还有厨房后面一条狭窄的过道，直通地下室。

巨大的金属门上装着防撬锁，昭示着这间地下室的真正用途。门“吱呀”一声打开了，露出黑黢黢的入口，饥渴地想要吞噬他这个执法机器里的小齿轮。两名守卫杵在门两侧不动。两人谁也不肯冒险先下楼，以防库恩趁机把他们踢下楼，于是就等着他先进去。

库恩停下步伐。本能被唤醒了，尖叫着让他快逃。他向后瞄了一眼，希望能瞧见一线生机，但格雷戈高耸在他身后，挡住了唯一的逃生路线。后面的人在他肩胛骨之间猛地一击，迫使库恩向前走。

暗影吞噬了他前行的双脚。“啪嗒”一声，灯光亮了，又忽闪起来，发出恼人的嗡嗡声，打破了寂静，仿佛这地下室里栖息着无数黄蜂。供电慢慢稳定了。混凝土的地下室宽敞又潮湿，在豪宅之下铺延开来。光滑的地板上嵌满了金属排水管，左侧靠近楼梯的墙上挂着一根绿色的花园用水管。

库恩盯着那青铜阀门，猜测有许多人的血都被冲进了这个排水系统。我的血也会和污水融汇到一起吗？背上又是一记狠

打，守卫催促他下楼朝地下室的另一头走去，库恩咬紧了牙关。那里有个巨大的金属牢房被电灯照得发亮。他不想进去，不想像动物一样被关在该死的笼子里。光是这念头就让他脊背发凉。他畏缩不前，转过身去，却被人从后面抓住了手肘，硬把他拧了回去。

押解他的其中一人是名又高又瘦的中年男子，双耳早被打成了菜花耳，铜色的眼睛黯淡无光，唇边皱纹很深。他把脸凑到库恩面前，向前伸长脖子，瘦削的下巴向右别，再向上抬起，将头扭成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不自然角度。他给了警探一个杀气腾腾的笑容，同时一记左勾拳深深打进库恩的肋骨下方。

我操……

库恩看着拳头像慢动作一般朝自己袭来。他那饱受摧残、焦渴脱水的身体僵住了，仿佛大脑明知道会发生什么，却无能为力，只能等着感受可怖的打击。他在最后一刻绷紧了身体，希望肌肉群能承受住冲击。

拳头嵌进他肋骨下方的肉里后，又往上勾起。冲击力袭遍全身，向着脊柱中间一个看不到的地方震荡，就在他的肩胛骨之间。最初那一瞬，他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全身诡异地静止了，大脑麻木，反应不过来。

然后一切都崩溃了。

胃里有什么东西向内爆裂，一股沸腾的酸液带着阵阵灼热在血管里涌动。心脏先是疯狂搏动，心房一时堵满血浆，然后

心跳速度又降了下来，直至近乎停滞在胸腔里。横膈膜和腹部一下收缩了，让他喘不过气来。疼痛从被打的地方发散开，朝胃部辐射，疼得他动弹不得。

我要交代在这里了？这就是我的死法？

他向前俯身，仿佛肚子里开了一个黑洞，连双肺都被吸了进去。世界倾斜了，库恩跪在地上，像胎儿一般蜷缩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不然就会死……他试图用意念逼自己动起来，眼看着攻击者冷笑一声逼近了，要再给他来一拳，他却连手都抬不起来。极致的虚弱令他的神经崩溃了，他运动机能尽失，浑身冒出冷汗。操，不行……快起来！他身上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末梢都痛苦不堪地颤抖着。他张大嘴试图呼吸，喉咙里却只发出暗哑的抽气声。

“够了。”有个人说道。话音被回声拉长、扭曲，改变了音色，让人无法定位声源所在。世界倏地变暗了，有那么一刹那，库恩担心自己就要失去意识了。

“想都别想。我可要找点乐子。”一个新冒出来的聒噪嗓音说道。地板上，一个长着大耳朵的黑影向库恩蜿蜒而来。“他害我丢掉的奖金，我可要他一个子儿一个子儿还回来。”

“我说够了！”回声雷动。“出去，不然小心我打掉你的牙。”

“去你妈的……”那个聒噪的人嘟哝抱怨，但还是退了回去，口气也怂了。

库恩在虚空与现实的脆弱边界旁徘徊，他闭上眼睛，试图夺

回躯体的控制权。胃疼得钻心，突突跳着，疼痛和恐慌令他的意识支离破碎。耳边脉搏鼓动，仿佛在说“破了破了破了破了”。他害怕身体受到无法修复的伤害，恐惧感使得他双目灼痛，本就酸痛的喉咙也吓得噎住了。

上方轻微的沙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库恩本能地睁开了眼睛。浑浊狭窄的视野里，他看到格雷戈雄壮的身躯跪在了他身边。硕大的手掌在他肩上推了一把，令库恩侧身倒下。肋骨下好像有什么炸开了，如电击般刺激着他身体里每一个细胞。脸颊触碰到冰冷的水泥地板。他无法动弹，无法思考，不复存在了。烈火灼烧般的疼痛掏空了他的身体，取而代之。有力的手指钳住他的脚踝。他的网球鞋被接连拔下，甩到地下室另一头，然后是他的皮带。库恩并不在意。格雷戈火热的手抓着他的前臂，拽着他站起身。

库恩“呃啊”一声，向前弯腰，无法站直。阵阵恶心紧揪住了他的胃。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却失败了，眼前一黑，无力地被格雷戈用手勾着。

“你去报告。”这次，带回响的话音是从上方发出的。尽管语气平静，库恩却听出了其中的威胁意味。格雷戈弯腰上前，松开库恩的手臂，任由他瘫在地上。他踏着军靴的脚步声渐渐远去，钥匙串的金属响和开锁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待这沉重的步伐再次来到他身边，那顽固的手又钳住了库恩的手臂，拽着他站起来，向牢房走去。库恩试图移动双腿，却走得跌跌撞撞。他的右脚向内崴了一下，要不是被格雷戈的手扶住，他又会摔倒。地下室在他眼中化作了一坨浆糊。

他感觉自己像一只被农夫拖往屠宰场的羊一样无力反抗。他的右脚脚趾被金属门槛绊了一下，使他盯着格雷戈后脑勺的视线一下转了过来，然后又转去瞄左边最角落的铁桶。格雷戈在牢房中间停下，把他往前一推，扔在薄薄的竹席上，然后叹了口气，仿佛处理库恩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而尤戈显然没给他开够工钱。格雷戈从口袋里摸出钥匙，蹲在“床”边，解开库恩手腕上的手铐。他又逗留了片刻，用审视的目光打量一番俘虏后才起身离开牢房。门“哐当”一声关上，钥匙“哐啷哐啷”在锁里转了三道。库恩懒得看，空洞的双眼只是盯着中间金属栏杆反射的一抹光亮。疼痛让他大脑麻木。他不在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不在乎自己会不会被杀掉。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待着，只想痛苦快些消失。

库恩双手抱着腰腹，闭眼听着远去的脚步声，这声音越传越响，仿佛这巨大空间的构造就是要让所有声浪都集中到一个点。轻轻的“咔哒”一声在地下室内回荡，终结了嗡嗡的噪声。即便闭着眼，库恩也知道周围变作了漆黑一片。随着门“砰”地关上，黑暗变得更加彻底，一切便不复存在了。

\* \* \*

库恩睁开眼睛又闭上，拒绝接受现实。粗重的铁条在黑暗的空间里发亮，反射着灰色的晨光。清新的空气悄悄渗入地下室，带来新修的草坪和松脂的味道，顺滑、潮湿、又新鲜，沁入库恩的骨髓。



他打了个哆嗦，猛吸一口气，再次睁开眼睛。牙齿打着战，释放出白雾在空中盘旋。他用颤颤巍巍的手指扣住自己的肩膀，在变幻莫测的春晨严寒中，争取着每一滴温暖。

真他妈冷啊.....一个慵懒的念头在脑海里动弹了一下，就熄灭了。他顺从身体的意愿，合上眼。钝痛依然盘踞在躯干多处，但感觉已无性命之忧。我应该动一动身子，不然我他妈会被冻死的.....

库恩用一边手肘支撑着身体，向前倾身，试图坐起来。血涌上头顶，腹部收缩，疼痛一下从肝脏经胃部直击他胸口。他向后一颓，强咽下反胃的感觉和口中的苦味。从上方流泻下来的微弱光线并未能照亮地下室，但库恩还是拉起衣服，低头看了一眼：肋骨右下的皮肤上，有一道乌黑的瘀痕。

他皱起眉头，忍住没去摸肿胀的伤处，又把衣服放了下来。管它呢.....就算我没有伤重致死，尤戈多半也会杀了我的。肝脏瘀伤了又怎样？我又不能叫医生。我得赶紧离开这里。

他抓住就近的铁条，尽量让胃部保持放松的状态，然后弯曲手臂，拉动身体半坐起来，好环顾四周。

黑暗笼罩着地下室。水泥墙壁吸收了夜露，颜色变深，散发出刺鼻的霉腐和潮湿气味。绿色水管仍挂在对面的墙上，他的网球鞋则被丢弃于台阶下。

格雷戈的谨慎真是让他难办。他本可以拿走鞋带，只给库恩留下鞋子。至少这样他的脚就他妈不会冻僵了。我被揍得肝胆俱裂还冻成了冰棍，难道还能拿鞋带勒死谁吗？哎，算

了，去他妈的。

他把头往后一仰，向上看去，心存微弱的希望，或许能看到一扇大窗户呢？他的心沉了下去。天花板下有一排狭长的窗户向两边延伸，有点像军用防御建筑的铳眼，只不过是横向的，但此刻它们都被木条封住了，像百叶窗一样挡住了光。这些窗户不光窄得人钻不过去，也太高了，他够不到。

“嘿——”库恩叫道，内心深处知道这没有用，但他还是要确认下自己的猜测。

“嘿——嘿——嘿——”这声音形成回声，在一面面墙上碰撞回荡。听到自己绝望又虚弱的声音，他实在厌恶，不禁露出嫌弃的表情。

真糟糕……窗户没框，也没玻璃，足见此地偏僻。尖叫是无济于事的，再者他自己也会被扭曲放大后的癫狂叫声吵到疯掉。呵呵，是了……说得好像尤戈会这么轻易放我走一样。他估计什么都想到了，这该死的冰箱是没有出口的……等冬天来了，他就会把我冻死喂狗。这些漫不经心的思绪躺在他无精打采的脑袋里，激不起任何情绪。不知为什么，他根本没力气让自己去关心第二天的事。

他揉了揉脖子，放弃了逃跑的念头，改为考虑眼下的状况。喉咙深处又痒又焦灼。他奋力吞咽，但嘴里太干了，突然反应过来感觉到口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他背蹭着潮湿的水泥墙坐直一点，粗糙的墙面蹭得后背像被砂纸磨皮一样。目光扫过地板，他发现了立在门边的两罐一加仑装的水。昏暗的灯光捉弄着人的眼睛，使得塑料罐里的液体呈现出洁净的

深蓝色。这两罐水之前就在这里吗？好像没有吧？他努力回忆，用冰冷的手指揉了揉跳动的太阳穴。右边肋骨下的伤处仍在突突地疼，钝痛从肝脏的部位一直蔓延到整个腹腔。

“去他妈的……”库恩呻吟着，用右手抓住另一根铁条，强迫自己站起来。他扶着一根根栏杆在牢房里移动，冷汗随即从额头上冒出。到门口时，他松手顺势跪下，就近抓起一罐水，手肘打翻了另外一罐。他拧盖子的手都是抖的。干净而冰凉的水抚慰了他干涸的喉咙。库恩匆匆地大喝几口，喉咙深处响起吞咽声。

他呼出一口气，感觉好了一些。水把反胃的感觉冲淡了，却没有驱走彻骨的寒意。他把盖子盖回空了四分之三的水罐上，后脑勺靠在冰冷的金属上歇着，盯着牢房最左边角落的铁皮桶。

那桶让他浑身冒起鸡皮疙瘩。

这根本就说不通……我为什么还活着？他们是想用我交换什么吗？想要回海洛因？他皱脸挤出狡黠的笑容。那是绝不可能拿回来的。或许他们是想交换别的人？又或是杀鸡儆猴？把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以绝后患？不可能，这也太傻了……

门开了，金属铰链“吱呀”一响，迫使库恩转移注意力。金光洒在最顶上的几级台阶上。

哇哒！

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库恩先猛地用手掌盖住脸，保护双眼不被刺目的灯光所伤。嗡嗡声再度充斥地下室。

咚！咚！咚！

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着靴子踏在水泥地上的声音，越来越近，引起沉重的轰鸣，让库恩打颤的牙齿都安静了下来。

库恩睁开眼，做好了搏斗的准备，但灯光太刺眼，他没法抬头看来人。他垂下目光，借助睫毛遮挡敏感的瞳孔，好适应光线。钥匙在锁里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伴随着尖锐的一声响，牢房的门开了，一道影子挡住了光线。一只沉重的军靴戳在他身侧，要他动起来。库恩抬起头。

大了一号的黑色西装挂在来人宽厚的肩膀上，配上清爽的白衬衫和军靴。他的腰带上挂着一把刀，绑在身侧的枪套从西装外套下露出。来人双手端着一个塑料托盘，库恩见状只恨自己眼下无力打人。

格雷戈蹲下身，把托盘放在库恩身边的地上，朝它指了指。库恩像被催眠了似的，盯着对方胳膊下挂着的那把枪。很简单的：向前扑，抓住他的手臂，侧膝踢在他肋下，把刀拔出来。就这么简单。只要这么做了，就能赢得自由。库恩身形一晃，想要执行计划，但腹部突然爆发的钝痛却使他不得不屏住呼吸。此刻身体太过残破，做不出如此快速的动作。

对方宽大的手掌朝托盘比划，库恩也顺着指示垂下目光。

这根本没道理啊……托盘上的食物让他一头雾水。上面摆的

不是干饼干和水，甚至不是蛋白棒。

他面前摆着热气腾腾的浓汤和奶油酱烤鸡胸肉，还配了蒸白饭和蔬菜。都是吃下去能暖身的食物，闻起来也很香。

把我锁在冰冷的地下室里，却给我提供营养均衡的餐食？搞什么鬼？

库恩抬起头，试图与对方对话。“我要上厕所。”

白气随着他的话语飘出口中，又在空中散去。

没有反应。深不见底的黑色眼睛回望着他，毫无情绪。

“我要小便。”库恩再次发起对话。

格雷戈站起身，朝铁皮桶扬了扬下巴，然后用靴尖把塑料托盘移向库恩，命令他吃饭。

库恩吞了吞口水，但还是用冻青的手指颤巍巍拾起勺子。第一口吃进去的时候，打颤的牙齿敲在勺子上发出“嗒嗒”声。热乎乎的食物滑下喉咙，感觉特别舒服，在他胃里燃起幸福的暖意。

他又吃了一勺，咬牙不让上下牙打架，方才问道：“你们打算拿我怎么办？”

一片沉默。

“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是要谈条件吗？我可以帮他谈条件。是海洛因吗？这就是他的目的吗？还是说这是私人恩怨？他想用什么来交换？告诉我。”他放下勺子，抬头看了看对方。

格雷戈没反应。此人表情漠然，面相粗野，脸上看不到任何人性的色彩。他约莫四十岁，皮肤粗糙，蓄着短短的黑发。哪怕在强烈的灯光下，他的双眼也没有反射出任何光线。那双眼隐藏在浓密的眉毛下，看起来漆黑一片，仿佛里面潜伏着这世上的所有黑暗。尽管脸上散发着浓烈的须后水味道，脖子上还有剃胡子时新近割出的伤口，那人的下巴上仍零落地长着灰白的胡茬。宽大的嘴线条硬朗，像一道细细的、泛白的老伤疤，将他的脸割裂开。

“我想和他谈谈。”

没有回应。格雷戈双手交叠在胸前，守在门边，对一切都不作回应。

“听我说，你可以跟这件事撇清关系。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只要你……”

格雷戈面无表情地用靴子推了推托盘。汤汁洒了出来。库恩闭上了嘴。

明白过来后，希望熄灭了，他的心也随之沉了下去。

这人是不会开口了。库恩再次拾起勺子，开始吃饭。靠，这味道也太好了……暖暖的……好啊，这就对了，好好喂饱

我，等吃饱了你好揍扁你。

\* \* \*

当晚，正当库恩坐在角落里，膝盖贴着胸口，背靠着墙，试图积攒一点温度时，格雷戈带了一个液化气工业暖炉进来。对比混凝土地下室的凄凉背景，暖炉的黄色外壳真是艳丽得不自然。

他“噔噔噔”走过牢房，把暖炉装在地下室的最角落，连接到一个高大的红色丙烷瓶上，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库恩皱起眉头。

为什么要让我好过？这么做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我有什么价值？他们想要什么？如果他们是想杀鸡儆猴，此刻我应该已经死了。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他盯着暖炉。本来给他一条毯子就完事了，但显然格雷戈不想给他这种有风险的东西——他可以将它用作武器、或者拿它分散守卫注意力。库恩在网球鞋离脚的那一刻就明白了。

我不明白……但他还没想完，上方就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所有的窗户一个接一个被金属板封上了，切断了他与外界的最后联系。

看着最后一缕日光被金属板阻隔，库恩转向了他唯一的光源

——蓝色的燃气火焰。

\* \* \*

库恩不知道自己在地下室待了多久。他失魂落魄地躺在席子上，看着远处角落里的蓝色火焰发光发热。感觉像是过了好几天，但是上次守卫给他补过的水还没喝完。他也不饿，所以不可能超过一天。那到底是为什么，他感觉像是过了一辈子呢？

温暖的气流传到他身上，抚摸他的皮肤，哄他入睡。重获温暖的感觉真好，他不想动弹。身侧的疼痛已经几乎消失了，只有动的时候才会感觉到。但他还是不得不起身。他已经太久没有方便了，膀胱痛了像是有好几个小时了。他扶着一根铁条站起身，晃到监牢的另一边。

他沿着金属条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却绊倒了，一脚踢到了铁桶。

“操！”他嘶了一声，蜷起脚趾。疼痛从小趾冲向膝头，神经受到剧烈刺激。

水桶摇摇晃晃地旋转，一路哐当作响，巨大的响声充斥着地下室。神经被这响动刺激到了极点，让他浑身汗毛倒竖。他受不了这噪音了，抓住桶的边缘，稳住了它。



在蓝色火焰发出的微弱光线下，这个锃亮的桶看起来是干净的，可能还是新的。

他将桶口斜向光亮处，向里面看去。桶底有一卷卫生纸。库恩露出怪异的表情。光是想到有人要在他拉屎拉尿之后清理这个桶，他就觉得毛毛的。他把卫生纸拿出来，就近放在布满灰尘的地上，然后抓着最近的铁条站直身子。胃部翻腾起来，疼痛感又回来了。

他喘了口气，解开牛仔裤拉链，把阴茎握在手里。要瞄准桶很难，淹没在黑暗中的库恩只能勉强看清桶的轮廓，希望不会尿歪。他松开尿关，耳边充斥着尿流撞击铁皮的响声。随着疼痛减弱，他闭上了眼睛，头向后倒去。尿急得到疏解带来的快感，进一步释放了身体里的紧张感，终于得以放松的感觉也强烈多了。他抖了抖，心知有几滴尿肯定被甩到了地板上，然后把阴茎塞回牛仔裤，回到了竹席上。

\* \* \*

“带我去见尤戈。”库恩盯着满是灰尘的地板说。地板光滑得像镜子，却是脏兮兮的。他原本黑色的袜子，现在被地上的灰尘染成了灰色。身上的衣服沾染了他的血汗，感觉肮脏不堪。牛仔裤已经看不出本色了，左膝上方多了一块锈红色，那必然是他的血了。浅灰色衬衫的袖口已被撕破，还丢了几个扣子。

格雷戈不为所动。他将粗壮的双臂抱在胸前，倚着金属门，等库恩吃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漏了什么信息？他们到底要我做什么？想啊库恩，好好想！他们到底能得到什么好处？可无论他怎么努力思考，都想不出一个靠谱的解释。

“我要上厕所。”库恩抬头看格雷戈。

只要他们带我离开这个牢房，我就有机会杀出一条血路，离开这个烂地方。只要我能出这个地下室……

格雷戈的眉毛动了动。他退后一步，带上门在身后关上。钥匙在锁里发出响声。几秒后，一切又陷入了黑暗。

“操！”

## 第二章

被汗水浸透的衬衣腻在库恩身上，他躺在地上，不停回想着自己犯下的粗心错误，以此折磨自己——就是这些错误害他沦落此地。燃烧的蓝色火焰牢牢吸引住他的目光，将他的思维拖入半恍惚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控制了身体机能，不用去思考自己的需求。库恩不知道格雷戈何时会再来，一想到要和一只装着尿的桶在牢房里待上几个小时，他

就恶心。没准格雷戈会放他上厕所呢？他没有放弃这丝渺茫的希望。库恩眨眨眼，陷入更深的恍惚中。记忆的碎片浮现在他眼前。蓝色火焰逐渐化作了警车警示灯。

敲响警钟的是他的线人打来的电话。

“九点来‘特域’见我。我挖到了他的料，现在处境很危险。”安迪匆匆说完就挂断了。听到他忧心忡忡的声音，库恩的五脏六腑都揪了起来，他将手机紧紧按在耳边，听着电话那头的忙音。

安迪深入敌后已有四个月，始终无法接近库恩追查的对象，但他引起的怀疑，已足够给整个行动带来相当的风险。库恩知道安迪不是能在危险面前保持忠诚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变节——自己当初就是这样抓到他的。但他在尤戈圈子里的影响力很大了，要放弃这枚棋子实在可惜。尽管库恩并不信任此人，他还是希望安迪会选择和警方合作，总比坐牢强吧。

虽然如此……库恩还是没有把他从行动中撤出来。他希望安迪能有所收获，这侥幸心理压过了他的本能。

当初要是听从了自己的直觉，他现在就不会被关在这牢房里。

说来奇怪，这事还挺好笑。库恩一直渴望了解“黑公爵”，所以一直在跟踪他，吸收能得到的所有信息。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目标，但这一点也没让他觉得高兴。

库恩躺在竹席上，双眼盯着黑色铁条另一边的蓝色火焰，渐

渐失去了焦点。他狂热的头脑不断思考着最近发生的事，全然无法休息。使他跌入米诺陶巢穴的一连串事件重现于他脑海中。

无数的日子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他在警校度过的日子。他还记得自己在警校的最后一天，那时的他，感觉自己作出的选择实在是再正确不过。进入凶案组并不容易，能跻身其中他非常自豪。

库恩一直确信自己是为这份工作而生的，为了能胜任这份工作，他塑造着自己，打磨自己的技能。因此，他从没想过自己经手的第一个案子对他的打击会是如此之大。

四名十三岁女孩捅了朋友四十二刀，受害人小小的身躯变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就为了一个男孩。那女孩的照片永远铭刻在了库恩的意识里。

他曾尝试阻隔情绪，与案子保持距离。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认为自己可以在不影响精神健康的情况下完成工作，直到一个特殊的案件被转交给他的部门——一起连环杀人案。

他不禁想到了看到第一张受害者照片的那一刻，反胃的感觉瞬间笼罩了他。

案子很轰动。报纸的头版头条可谓五彩斑斓，写满了刺激的案件细节。媒体不仅就凶手的心理特征大猜特猜，还对被害人的私生活展开联想。整个凶案组一周七天彻夜不眠地连轴转。

受害的几个姑娘就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躯体被漂白剂泡成白色，割开的肚皮里填满了兰花，除此以外便什么都没有。内脏都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营养土，上面移栽着罗氏兜兰。这种兜兰又名“京那峇鲁的黄金”，从播种到开花需要足足十二年，此刻却在受害者的腹中长得枝繁叶茂。

这些从生前美艳的女子肉体里长出的繁花，彻底改变了他。他睡不着，吃不下，一遍遍地梳理案件细节。他给全国每一家花店、市场和展览中心打电话，重复着同样的问题，问他们“卖不卖这种花”，得到的总是干巴巴的一句“不”。

他也明白自己是在浪费时间。这些花可能购自欧洲的任何地方，甚至可以是来自马来西亚买的。库恩没有放弃这条线索的唯一原因，是这些花的数量之大，作为一种稀有品种，没人能在不引起注意的前提下买到那么多。

他把自己累得心力交瘁，往酸痛的喉咙里灌下大量能量饮料和咖啡。他在办公室的破旧沙发上睡了一个月。

日子一天天过去，受害者的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原本希望被称为“栽花人”的凶手会犯下致命错误，但这点希望也随着时间的流逝破灭了。库恩不再刮胡子，不再洗澡，照同事的说法，他不再是过去的库恩了，只是一点残影。

对此他毫不在意。

大众媒体向警方施加了很大压力。政府也再三诘问。警局的领导们不去集中精力抓真凶，而是试图解决一些细枝末节的官僚问题，以此争取时间。他们甚至企图捏造证据，找个人

来垫背，好向大众展示警方进行的大量工作。

库恩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便查询了全国所有机场的数据，要求对方提供前往马来西亚的旅客信息还有植物进出口管控记录。他隐约产生了一个念头——如果这人不是直接买花，而是从种子开始培育呢？这激起了他的直觉。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人肯定花了时间去了解这些娇贵的花，种植的过程中也必然有成功的有失败的。这需要时间、耐心和种子的供应链。安全起见，库恩对潜在嫌疑人进行了过滤，他把考虑的时间范围扩大到三十年，但也把搜索对象限制在二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的单身或离异男子。

盯着那些被剥夺了生命、色彩和内脏，被当成物件的女人的照片，他不禁注意到，受害者们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要大，而且长得极为相似，宛如姐妹。他借此推断：这名连环杀手很有可能从小没有父亲，或许现在还和虐待他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而母亲也随着年龄增长而失去了美色。

他在一个个不眠之夜里翻查人员名单，直到耐心耗尽。

透过模糊的记忆迷雾，他看到自己离开办公室，打车去机场，连招呼都不跟领导打就飞往婆罗洲。

记忆里，飞机在哥打京那峇鲁降落，他打车来到同名的神山脚下，站在密林中抬头望去，为神山所倾倒。

黑色夜幕中散布着星星点点的银光，挂在他沉重的头上方。库恩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星星，也从来没有闻到过这般浓稠得难以呼吸的空气。巍峨的神山悬浮在幽暗的夜色里，若

隐若现。但它的存在感很强，仿佛周围的气压都因它变高了。夜行鸟在黑暗中啼叫，借助原始丛林的浓密树叶隐藏踪迹。周遭的一切都让他感觉到危险、不真实，仿佛身处怪异的梦境中。

他找到了最近的一家酒店，第二天一早就去了沙巴农业园。

他把潜在嫌疑人的照片给工作人员看，这些全是他精挑细选的最有犯罪嫌疑的人。这时，他听到一个温和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是前任店主的妻子。

她说：“哦，这不是莫里茨吗？多么亲切的人呀。他可爱护花儿啦。”

这位老太太可能有二十年没有在无人搀扶的前提下从轮椅上站起来过了，而她，是把他引到莫里茨·皮希勒住处的唯一线索。这男人在二十多年前买了十磅种子，他从那时起便每年都来这个农业园，却只有一次是从维也纳直飞哥打京那峇鲁。

库恩立即返回奥地利。他按照制度，在接触和审讯嫌疑人之前，先给搭档打了电话。如果不是四十五岁的莫里茨·皮希勒自信没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放心地走出了自家房门，库恩一定会等搭档来了再行动。只见皮希勒提着两个沉重的垃圾袋出来，然后把东西扔到了汽车后备箱里。

等嫌疑人消失回屋内，库恩撬开了后备箱的锁，打开密实的黑色垃圾袋。里面装着的肠子和内脏，就这样被人随随便便地丢弃了，这一幕在泛蓝的街灯下看着很不真实。他的血变

冷了，双手冻得发黑，脑袋里鼓声轰鸣。

库恩依稀记得，自己砸开门闯进屋里，掏出格洛克瞄准那个一脸茫然的男人。他什么也不用对“栽花人”解释。男人“嗯”了一声，朝那扇通往楼下的平平无奇的门点了点头。

一尘不染的地下室仿若医院，里面弥漫着刺鼻的漂白剂味道。看到受害者们毫无血色的皮肤和褪色的头发，还有眼中浮出的死亡灰雾，他一时动弹不得。失去灵魂、腹部被剖开的三具女尸被用作了“花坛”。库恩不太记得地下室里的事，也不记得“栽花人”当时说了什么，置身在这个失血娃娃的无菌国度里，他只记得其中盛放的兰花。

他不假思索扣动了扳机。一切都很模糊，但他还记得自己抖得跟筛糠似的，枪声在半空的地下室里回荡，一声接一声，震耳欲聋，直到搭档的手从后面抓住他，把他扑倒。

这是他第一次对人开枪。鉴于他是一名优秀的射手，若非上帝施予神迹，子弹也不会一颗都没击中目标。

后续调查漫长又累人。尽管他没有受到指控，尽管他终结了“栽花人”的暴行，库恩还是被调到了另一个部门。

一开始，库恩对于自己临阵慌了手脚，丢了辛苦博得的职位感到很失望。没进监狱已经很幸运了，但明白这一点对他没什么用，他还是逐渐陷入抑郁，连着好几周都无精打采。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活着就是为了把杀人犯送进监狱，被剥夺了人生目标的库恩不知该怎么活下去，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有组织犯罪组不是他的首选部门。他觉得自己被降职了，但至少还有机会保一方平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样去想并不能让他感到安慰，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份档案。那份档案永久地改变了他内心里的某种东西。

案子是新上司强塞给他的，他也没有立场拒绝。他不情愿地翻开文件，读了一遍，然后又反复读了许多遍。到最后，他把每一行都背得滚瓜烂熟，然后恍然大悟：之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他把这个禽兽绳之以法。

他痴迷于追查这个人称“黑公爵”的男人。照片中的男人称得上是“邪恶”一词的化身，俊美如魔鬼，狡猾如狐狸。他是将奥地利紧握在手中的三人之一。

维也纳是一个混乱的巢穴，它被三个犯罪组织瓜分。三个男人站在这个阴暗世界的顶端，被称为“三王”。

“白王子”帕特里斯，哪怕跟恶魔本尊谈判，他都能占到便宜。他对任何事或者任何人都是一副点到即止的姿态。虽然他买卖军火和毒品，但他总是知道该对哪些人施以威逼利诱，让警方放弃一切调查。

“拥王者”戈雷，在政界耕耘极深。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和政府之间存在什么交易。尽管他掌控着全国一流的妓院，从事军火和毒品买卖，还为世界上最厉害的黑客们提供庇护，警方也从未对他下手。他拥有一整套的银行网络，设立了自己的加密货币，还能左右股市。

最后一人便是尤戈——“维也纳的黑公爵”，他简直无恶不作。非法军火、毒品、谋杀、绑架、淫秽制品、性交易、器官贩卖、蓄奴贩奴；这些全都在他的投资组合里。

库恩想着这个人，想得脑子嗡嗡作响。他想要抓住这个人，这念头令他难以自拔，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了。口中的食物索然无味，呼吸的空气填不满他的肺，一段段露水情缘连一个星期都持续不到。

几个月来，库恩一直试图接近这个男人，但失败了。

没人动得了尤戈。他总是小心翼翼，从不犯错。要想进入他的圈子是不可能的。尤戈很少和他的下属见面。他从不直接传令，一切都由他的三条狗执行：

鲁道夫负责贩卖人口；

古斯塔沃负责毒品；

托比亚斯负责军火。

这个组织的金字塔结构，限制每个人只能管理三名人员，这样就没人能触及顶层。每个人能够直接接触的只有自己的直属上级、三名下属和两名同级。一旦有分支被攻陷了，尤戈就会毫不留情地将其斩断。迄今为止的每一次调查，警方都走进了死路。

只有尤戈信任的人才能进入他身边的圈子，但即使在圈子内部，黑公爵也从不直接下达命令。至少库恩是这么听说的。

库恩循着某一个分支展开调查时，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所有希望的关头，幸运女神对他微笑了。

彼时，他正卧底一间小酒吧，和毒贩们已有了一些接触。他从后门离开，跟踪上一个他已经盯了几个星期的人。据他了解到的，这男人正在为尤戈开辟一条新的海洛因贩卖渠道。那人出了酒吧，打了通电话，泄露了些许信息——他跟人谈论“明天干活”，库恩的耳朵还捕捉到“船”这个词。脑中的拼图“咔哒”一声拼成了图案，第二天，他在多瑙河上设下了河障，查获了大量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海洛因。

他就是这样认识了安迪——那天被他逮捕的海洛因贩子。安迪怕坐牢，所以同意做库恩的线人，之后的四个月也都在为他做事。至少库恩是这么以为的，直到他意识到，这人从来没有给过他任何黑公爵不想让他知道的信息。

可惜，等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自由也就到头了。

库恩按照电话里约好的，走进了“特域”夜总会，在吧台边找了张高脚凳坐下，但安迪没有来，反倒是三名身着黑色西装的人把他团团围住。坚硬的枪管压在他的肩胛骨之间。一个他不认识的平静声音告诉他不要轻举妄动。

对方给他的指示很简单：起身、和他们一起离开夜总会、上车。

一行人来到停车场后，库恩想碰碰运气，转身抓住最近那个人的手，希望出现奇迹。他扭住那只握着枪的手，刚把枪口

对准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后脑勺就爆发出剧烈的疼痛。他只记得钝痛和无力感顺着脖子蔓延，身体颓然倒下，腹部被踢了好几脚，令他喘不过气来，随后便是眼前一黑。

库恩眨眨眼，记忆就此中断，他从回忆中滚落，用手背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他抓着就近的一根铁条，站了起来，忍着腹部的抽痛，走到铁桶前，弯腰拿起那卷卫生纸。

解开牛仔裤的拉链，把裤子拉下来时，他的脸热得像火烧。

\* \* \*

啪、啪、啪、啪、啪、啪、啪.....

烦死人了，但不知为何又让他迷醉。库恩用手指不断地敲着墙面上中空的一处，制造出这单调的声音。这是这地下室里唯一存在的声音。是了，还有他沉重的呼吸声。

在过去的七千零四十五秒里，库恩一直在这样敲着，好让大脑不闲着。

要是尤戈根本不打算对我做什么呢？只是把我监禁在这里？让我吃饱穿暖，看着我在沉默中发疯？不然他为什么不肯见我？他为什么要把我关在这里？他到底想要什么？

库恩从墙边转过身，试图摆脱这些想法，结果目光落在了地

上的塑料托盘上，他还没动过它。他露出了嫌恶的表情。格雷戈前不久刚来过，给他带来了食物，还用花园水管清洗了铁桶。从那时起，氯的刺鼻臭味混合着托盘里食物的味道，就一直在空气中飘荡。

恶心.....

他闭上眼睛，把衣服拉过头顶，躲避自己的思绪和那股难闻的味道。

\* \* \*

“老板，”格雷戈打开门，探头朝办公室里看了看，“我可以进来吗？”

尤戈的脚跷在办公桌上，正倚在宽大的皮椅里，双手交叠在脑后。清晨他人还有些懒散，两脸载着些许睡意，瞥了一眼下属，憋住了哈欠。小小的瓷杯里盛着短萃取浓缩咖啡，芳香的白色蒸汽弥漫在空气中。

“怎么了？”尤戈低沉甜蜜的男中音里透着慵懒，但他已经打起精神了。

“古斯塔沃来了电话。他说他和托比亚斯今晚要来拜访。”

“嗯？”尤戈挑起眉毛。他今晚没有要召见这两人，任何人要

想不请自来，都应当有充分的理由。

他回忆着最近发生的事。

“托比亚斯和古斯塔沃？”他喃喃自语。“格雷戈，确认一下艾敏组织是否真打算提出交易。假如他们真的愿意拿上品海洛因换取军火，那我就要让阿富汗遍地都是HK416突击步枪和毒刺导弹。我还想知道这次交易背后有什么猫腻，他们凭什么给我们打八折？他们这么急着要军火做什么，居然愿意开这么低的价抛售海洛因？今天那两个人来之前，我要拿到这些信息。如果有事情要发生，我想知道哪些国家参与其中，它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动用手头一切资源，但要确保我们掌握一切情报。”

“是，老板。”格雷戈似乎犹疑了一下，但还是向门外走去。

“还有事吗？”尤戈问道，带有穿透力的目光紧盯着下属那宽厚的背影。“格雷戈？”

“没，老板，真的没什么。”格雷戈的声音闷闷的，尤戈一直瞪着他，等他解释。格雷戈叹了口气，转过身来。“是那个小子的事。”

“那小子？”尤戈皱起眉头，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他把椅背调直，然后向前倾身，审视着格雷戈。

“地下室里那个。”

“哦……他怎么啦？”尤戈心不在焉地说道，思绪又回到了艾

敏组织和潜在的交易上。如果这个猜测背后有真料，他一定要抢在戈雷和帕特里斯前面知道。

“真没什么，老板。他弄碎了塑料托盘，做了把刀。不对他动手是越来越难了……”

“他想干嘛？”尤戈不假思索地问道。

“和往常一样。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想见你。”

“他伤好了吗？”尤戈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深灰色的西装。

格雷戈耸耸肩道：“不好说。要不要我去检查一下？”

“不必了。他的事可以再等两天。我现下没空对付他。只要保证他别把你杀了就行了。”尤戈松开和西装配套的领带，转向窗户，结束了谈话。

\* \* \*

库恩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他年轻健康的躯体已经痊愈，现在精力充沛，渴望活动，但他的脑袋却对逃跑的想法感到厌倦。不管他如何努力地调动脑灰质，库恩都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带他离开这间昏暗的地下室。

他的皮肤、头发和脏衣服都吸收了潮湿的混凝土的味道，以

至于一个想法在他脑中扎根——他这辈子肯定都洗不掉这种味道了。

他不得不把袜子脱掉——那双袜子脏兮兮的还全是汗，已经不能给他带来温暖了，穿在脚上又冷又湿。他很想把其他脏衣服也脱掉，但是脱了他就一丝不挂了。嘴里感觉酸酸的，这里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刷牙。他只能用脏衣服的下摆搓搓牙。

黑暗和迷茫在他的脑海中作怪，拉长了现实和时间。感觉自己被关了好几个月，但他的胡茬并没有长多长，所以他判断也许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但最糟的还是沉默。令人发狂又响彻云霄的沉默，打破沉默的只有他的呼吸声和光脚拍在地上发出的脚步声。

有时他会说说话——就为了听听自己的声音——但他通常很快就闭嘴了。扭曲的回音放大了绝望感，仿佛在嘲笑他，他受不了。

格雷戈依然会来，现在带来的食品容器都是软硅胶做的，餐具也是一次性的。他把东西放在地上后就去清洗铁皮桶，注意力片刻也不分散。搞定以后，他就回到牢房里，收起带来的餐具后离开。

库恩很早就明白，自己跟他正面搏斗是无法取胜的，于是就试图激他开口说话，但这守卫始终没有反应，仿佛是个聋子。



库恩的内心充满了绝望。他不能永远就这样待在这里。他觉得自己在这寂静和黑暗中快要疯掉了。在这里，吃饭是他唯一的娱乐。吃饭，还有看格雷戈清理他的粪便。

或许我应该绝食？这样尤戈会不会就愿意见我了？

他坐在地上，盯着冷掉的汤。浓稠的绿汤有着奶油的质感，汤面上浮着什么东西。库恩无聊到了极点，伸手拿勺子把那点东西挑出来，想看看是什么。这时，一阵刺耳的金属刮擦声响起，划破了寂静，库恩便知门开了。

他猛地坐直。能量的火星在他的指尖迸发，在他体内激荡。守卫的每次来访都为他提供了潜在的机会——他可不能浪费这么珍贵的机会。

强烈的灯光直射库恩的眼睛，剥夺了他的视觉。沉重的脚步下楼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有那么一分钟，一个宽大的身形挡住了灯光。钥匙“哐啷”一声打开了牢房的门。

库恩的视野迅速适应了过来，他歪过脑袋偷瞄，目光紧跟着格雷戈的一举一动，熟悉他的身体平衡，等待出手的机会。但今天有些不对劲。格雷戈的动作显得有些匆忙，仿佛他并不打算停留。空气中没有食物的味道，也不见有盛食物的器具。

库恩紧张起来。

新情况。

肾上腺素让库恩血流的速度加快了。他咽了口唾沫，试图控制住体内蓄势待发的能量，将它积攒起来，储存起来。肌肉发麻，渴望一斗。

“老板要见你。手伸出来。”格雷戈深沉沙哑的嗓音在地下室里回荡，他的手消失在背后，再伸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副手铐。这是他对库恩说过的第一句话。

库恩口干舌燥，目光在格雷戈宽大的身躯上四处游走，估量自己的胜算。

如果我让他把我铐起来……

“别做傻事，小伙子。”男人声音暗哑地说，打断了他的思路，然后两腿分立，仿佛看穿了库恩的想法。那双深邃的眼睛里闪过警告的神色，库恩别无选择，只能伸出手臂。

咔哒、咔哒。

金属卡紧了他的手腕，库恩怒视格雷戈。事情的发展不尽如他意，但他也没时间多想了。格雷戈的身躯挡住了出口。他身上散发出的薄荷古龙水和须后水的味道，暖暖地吹拂着库恩。

格雷戈钳住库恩的手肘，把他拖了出去。

\* \* \*

库恩瞠目结舌地看着周围的环境，他本以为自己会被带到走廊尽头那间熟悉的办公室，但男人却带他上了楼。四下都是紧闭的门，库恩没法看清里里外外的布局，在脑中绘制地图，但他还是瞧见了一间储藏室和餐厅的内部情况。他还在回头看大楼梯，这时格雷戈打开了一扇门，把他推了进去。

氯的味道充斥着他的鼻孔，勾起了恐怖的回忆——那个用兰花装饰的该死的地下室。库恩打了个寒颤，甩去脑中的回闪，他转过身，观察着这间医院般冷漠的卫生间。

“啊？”他扭头草草瞥格雷戈一眼，等着对方解释。

卫生间？现在？都过了这么久了，开什么玩笑？这没道理啊……可是……血液涌过血管，肌肉绷紧了。他的大脑以电脑处理器的速度迅速运转，分析着所有的可能性。他的目光热切地扫过一件件物品，想找到有用的东西，但瞄了一圈又一圈，始终寻不到他要的。

这浴室太简约了：蓝灰色的大理石墙面，几乎没几样家具，磨砂玻璃墙面的淋浴间，盥洗池，还有一个位于半开的栗木门后的马桶。没有剃须刀，没有牙刷。这里被清得干干净净，没有一样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连磨砂玻璃看上去都是钢化的，非常厚实。他不可能徒手打碎。

格雷戈没等库恩脱衣服，上前钳住他的手肘，把他推进淋浴间，打开花洒。冰冷的水点打在库恩的皮肤上。他打起颤来，但没过几秒，水就变暖了。

“我看是老板对你有兴趣了。好好洗干净身子，别耍花招。如果你表现得好，兴许等他玩腻了，就会放你走。”

看着这名守卫突然变得如此健谈，库恩目瞪口呆。他的大脑是听清楚这句话了，但消化掉其中的意思却花了好一会儿。

什么？这句话他没问出口，因为答案就在眼前：一个小小的球式灌肠器就放在一个小金属架上，令他血液冻结。水滴拍打着他的皮肤，溅落在蓝色的硅胶材质上凝成水珠，然后沿着那圆润的外形滑落。

不可能……他后退了一步，试图摆脱这幻觉——这显然是幻觉吧。这不是真的。这种鬼事情不可能是真的！

心在胸腔里怦怦跳动，他试图理清头绪。他刚是不是说，再过几分钟，那个我苦苦追查了一年的男人，就要拿我当婊子使了？我没理解错吧？

肾上腺素一波波地涌动，窜过他的四肢百骸，血压飙高了。库恩垂下头，借着淋浴头里倾泻而下的水帘遮掩双目。

想都别想。绝望在心中蔓延，他把手按在阴冷湿滑的瓷砖上，试图控制肾上腺素引发的手抖。除非我死。

温热的水顺着脸庞流下，模糊了他的视线，但也提供了完美的掩护。目光在低垂的睫毛下四处游移：淋浴间的玻璃门大开，如果能快速摔上门，他就可以争取一点时间，或者伤到格雷戈，但他怀疑自己动作没那么快。水流逃出淋浴间的

限制，在地板上汇成了小小的水洼，应该让地板变得很滑。他偷偷看了眼格雷戈的脚：那双军靴配宽松的经典款西装显得不搭调，但却有着厚厚的防滑底。赤脚的库恩没等把格雷戈弄滑倒，倒会先把自己的脖子摔断。内置的淋浴器看起来很坚固，他无法把配件从墙上拧下来。找不到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他叹了口气。

他打量了一下格雷戈，想找出他的弱点。

膝盖？以他的体重，他的膝盖一定很脆弱。如果我瞄准……

“别动。”格雷戈警告道，眼神让人捉摸不透。他从腰带上的皮鞘里抽出一把刀，走近了。看着灯光湮灭在那仿佛能吞噬一切的漆黑刀身上，库恩僵住了。那是把军用双刃锯齿刀，戈博马克II型，一款库恩本人也向往拥有的格斗刀。它警告库恩不要做傻事。

钢铁的触感让他屏住呼吸。

刀子顺着他被铐住的手腕割开上衣，空中响起布料撕裂的声音。穿了好几天的上衣“啪”地掉在瓷砖地面上，库恩瑟缩了一下。

换作别的情况，能把满是血污的脏衣服脱掉，他一定会觉得松了一口气。现在，他却忍不住觉得身上缺乏遮蔽。

面对另一个男人的裸体，格雷戈似乎一点也不尴尬。他蹲到库恩面前，开始割开他的牛仔裤。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我一定要试试……

库恩上身一扭，拧过胯部，把重心全部放在左腿上，然后右膝朝守卫的耳朵猛击。至少，他瞄准的是对方的耳朵。可能是他的肌肉因为没得活动而萎缩了，速度不够快，也可能是守卫料到了他会攻击。库恩的膝盖没有击中他的头部，而是顺着他抬起格挡的前臂滑下。

格雷戈毫不迟疑，回击他的腹部。库恩被撞到了墙上，腹部钻心地痛，疼得他弯下了腰。背中段撞到了花洒，每一根神经末梢都痛得尖叫。膝盖软倒，他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水花在臀部周围溅起，他向前弓身，双膝收到胸前。

他想喘气，但肺部麻木，成千上万的飞虫乌压压地遮蔽了他的视线，使他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

库恩吸了口气，视野中心变得清晰起来。他垂下头，试图让身体在忍受住疼痛感的同时，不失去对四肢的控制。他振作起来，试图站直；手拍在滑溜的瓷砖墙上，又溜了下来。

格雷戈的脸活像复活岛的巨石像——毫无感情。他用宽大的手掌一把扇在库恩的胸口，把他推回地上，然后蹲下身子，继续刚才的工作，把淋湿的衣物从俘虏身上割下来。他的军靴踩在水洼里，靠近库恩的裆部；双手动作很快，一只紧抓住库恩膝盖上方的大腿肉，另一只割开牛仔裤。

当锋利的钢刀触及大腿时，库恩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他心怀最乐观的期待，用戴着手铐的手扣住格雷戈的手臂，向前扑去。刀子割开他的皮肤，火辣辣的痛感在身体左侧绽开。短

暂的混乱足以让库恩将守卫的手臂夹到自己的躯干和三头肌之间。他双手向前翻转，将手铐塞进格雷戈的腋下，拳头压下来的同时奋力抬起右肘，最后用铁链缠住格雷戈的肱二头肌并收紧。他用手肘压住对方肩膀，向前磕去，额头对准格雷戈的鼻子，却一头撞上格雷戈的下巴。

格雷戈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往后抽身，同时以非人的力量将库恩推向一边。库恩的头侧砸到瓷砖墙面上，巨大的拳头与他的太阳穴相接，冲击力令他坠入虚无。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